本期策划主题

文化浸润中的品牌力量

苍岭碧流间 悠然下南山

■本报记者 徐子涵 郑佳仑 通讯员 章萧艺/文 记者 陈炜/图

下南山古民居群

橙黄的夯土墙安静伫立，古老的瓯越式吊脚楼依山而建，遥遥俯瞰蜿蜒流淌的溪水……这座古村落，背靠南山，面向瓯江，曾是一个与山水亲密无间的家园。400多年历史见证了它的辉煌与衰落，甚至一度面临被遗忘的命运。

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，下南山古民居群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不同于单纯的保护修复，这里的振兴注重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复兴。通过引入民宿集群、文化体验、民间工艺等新业态，昔日的沉寂已不复存在，破败的老屋成了具象化乡愁情怀的民宿，人们在石板路上漫步，聆听溪水潺潺，感受瓯越文化的深远韵味。

下南山村的复兴，犹如一场从衰颓到新生的乡村变奏。它保留着与自然、与历史的深厚连接，也巧妙地将文化创意与经济模式融入其中。而它所昭示的，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，正是乡村振兴路上不可或缺的旋律。

老宅

深山、幽谷、小桥、流水——人们印象中的古村落，往往僻居山间。

但莲都区碧湖镇下南山古民居群，却反其道而行之。

长深高速从村后山岭间穿过，山脚下的328省道车水马龙、昼夜不息，让倚山而建的村子平添几分闹中取静之意。

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下南山老村，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。现存的42幢清末民初古民居依山势错落分布，建筑形制统一，风貌古朴天然，每年都引得不少画家、摄影师和学生前来采风取景，寻觅历史的踪迹与艺术的灵感。《女大当婚》《蓝天鸽哨》等多部影视作品亦曾选址于此拍摄，展现了古村落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曾经繁荣的古村落也经历了岁月的侵蚀。2004年，随着“千万工程”的推动，下南山村实施了整村搬迁政策，村民们纷纷迁往山下的新村楼房。

尽管人们离开了，但老屋却无法随他们一起离去。随着人烟的消失，这些古老的民居失去了必要的修缮和维护，逐渐荒废。曾经熙熙攘攘的家园，变得空空如也，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

直到2013年，下南山村迎来了转机。它被列入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，市、区两级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万元，聘请专业团队对老屋进行抢救性修复。

在此过程中，村庄遵循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最大程度地保留村落原有的格局肌理。修复工程延续了浙西南山区传统的夯土墙风貌，巧妙地将当地乡土元素融入其中，如小石磨、猪槽和石臼等，使传统村落与现代园林元素自然融合，赋予古民居独特的艺术灵魂。

修复时，三项原则成为不可逾越的准则。一是使用“最本土的材料”，所有青砖、泥瓦、石板、坛罐均取自当地，保持着与土地的深厚联系；二是聘请“最本土的工匠”，全程由经验丰富的老夯匠工主导，因为“当地的百姓就是最好的设计师和建筑师”；三是采用“最少的人工干预”，尽量维持原有的村落风貌，修缮只限于必要的部分，保留了最原始的乡村气息。

重获新生的下南山古民居群再度焕发生命力。斑驳的石板路与夯土墙之间，修缮痕迹与历史印记融为一体，仿佛古村的呼吸，自然而然地绵延至今。

民宿

老屋修复完成后，下南山村并未止步于静态保护，而是以“民宿经济”为切入点，将闲置的古宅转化成文旅融合的活力载体。

2016年，村子引入浙江联众集团，以“村企共建”模式共同开发古村落资源。村集体以土地、房屋使用权入股，企业负责整体规划与运营，村民则通过分红、租金和就业实现多元增收。通过“古村+众创”模式，42幢古民居被改造成了全国首个古村落度假综合体——“欢庭·下南山”原生态度假村。

古村一景

这一转型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通过精心策划和持续投入完成的。为确保村集体与村民长期共享发展红利，村企双方建立了可持续的合作机制：签订30年经营权协议，约定前5年基础租金为每年25万元，此后每5年递增8%。收益由村集体统筹后，与村民按比例分配，和此前约定的分红、就业共同构成多元增收体系。

修复的古民居为下南山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提升，也让这片土地重新焕发出文化的光辉。与联众集团一同来到村子的，还有来自上海的园林设计师黄生贵，他成为村庄变革的重要一环。黄生贵曾在宁夏六盘山度过自己的童年，对乡村情感深厚。当他第一次来到下南山时，就感受到了久违的乡愁和宁静，“这里像极了我的家乡。”他不仅参与了古村的景观修复工作，更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乡建工作室，并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民宿——悠然居。他受邀来此，负责整个古村的园林景观修复项目。

悠然居规模不大，仅有4间客房和6个床位，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它成为游客在下南山停留的首选。站在悠然居的宽敞大客厅里，望着窗外山水，仿佛身临一幅画卷，宾客闲坐其间，目之所及便是绿水青山，随手一拍就是出彩大片。

在“丽水山居”这一全国首个地级市民宿区域公用品牌的赋能下，下南山古民居群的知名度迅速打响，成为丽水“网红”打卡地。随着民宿产业的崛起，周边的创意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。特色餐饮、咖啡厅、书吧、创意工作室、手工艺空间等多样化业态相继落地，形成了“住—食—游—购”的完整体验链条。产业集群效应不仅带来了人流和商业活力，更为古村文化在当代消费场景中实现了深度的价值转化。

融合

下南山人吃上“文旅融合饭”不过10年。在此之前，村子最出名的“标签”是杨梅。

村党支部书记陈国春告诉记者，过去，当地家家户户种杨梅，民间至今流传着“何仙姑下凡授梅苗”的美丽传说，村民收入几乎完全依赖于杨梅种植和销售。

尽管种植历史悠久，但杨梅作为农产品，一直面临着价格波动的风险。每年的6月到7月，是杨梅最佳采摘季，然而，鲜果的保质期极短，市场需求又常常受到天气和市场起伏的影响。对于村民而言，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，有的年份不得不低价抛售杨梅，甚至亏本处理。

转折出现在2016年。那一年，村里开始尝试发展文旅项目，这一战略不仅带来了外部的流量，也为村民的杨梅产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度假村的建设让下南山走出了乡村的局限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与投资，村里的农副产品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。

“现在，游客不仅来这里享受自然风光，也品尝我们的杨梅酒。”黄生贵是度假村的经营者之一，他说，随着游客增多，杨梅酒成了餐厅内的热销产品。杨梅酒的生产，带动了村民的深加工项目，不仅延长了杨梅的市场周期，也大大增加了杨梅的附加值。

此外，村“两委”抓住时机，通过与联众集团的合作，建立了“村长说”网购平台，将下南山优质农产品带进了更广阔的市场。村民自酿的杨梅酒、现摘的新鲜杨梅、晾晒的杨梅干等产品，通过直播平台销往全国各地。这一变化，不仅使村民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，还成功将“流量”变现，推动了村庄经济的发展。

随着多元业态的涌现，下南山走出了以农促旅、以旅兴农的新路径。从传统的杨梅产业，到如今的农家乐、民俗体验、农产品采摘，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这些产业之间的融合与联动，也令村民逐渐意识到，保护和传承这片古老土地的文化价值，已经成为发展的核心之一。古老的下南山，依旧保留着历史的痕迹，但如今的它，不再是封闭的村庄，而是一个拥有现代产业活力的旅游胜地。

对于下南山人而言，十年间的变化，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型，也是从乡土情怀到现代生活的复杂演进。而这条变革之路的前方，则是一个兼容并蓄、活力四射的乡村未来。

度假村入口

瓯越式吊脚楼

青石小巷

游人在村中驻留

记者手记

让乡愁找到归处

本报记者 徐子涵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千年前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意境，在浙西南山水间得到了当代回响。下南山古村，这座依山傍水的村落，正以崭新的姿态，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重焕生机。

2013年，它被列入浙江首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名录，命运的齿轮自此转动。遵循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老匠人以本土材料与技艺唤醒沉睡的老屋——青砖取自山间，石臼嵌入庭院，覆满青苔的猪槽化作花坛。古村的肌理未改，却增添了几分现代园林的巧思。

修复只是起点，活态的保护与传承才是灵魂。2016年，浙江联众集团的入驻为古村注入新活力。42幢老宅蜕变为“欢庭·下南山”度假村，村企共建模式让村民们以土地和房屋使用权入股，共享发展红利。园林设计师黄生贵被这里的乡愁气息打动，将工作室搬入村中，并打造出“悠然居”民宿。凭栏远眺，层峦叠翠尽收眼底，古村的静谧与现代的闲适在此交融。

村子的“网红”之路，不止于民宿。在“丽水山居”品牌的赋能下，咖啡厅、书吧、手工作坊次第绽放，形成“住食游购”的完整链条。但最动人的，是这片土地与人的共生。曾经的支柱产业杨梅，因“农文旅”融合迎来转机。村民酿制的杨梅酒成为游客必点佳酿，直播间里，“村长说”平台将鲜果与干货销往各地。农旅互促，让“甜”与“美”相得益彰。

下南山的蝶变，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博弈。它未在商业浪潮中迷失本真，反而以最乡土的方式拥抱时代。老屋的夯土墙依旧斑驳，但墙内飘出咖啡香；石板路蜿蜒如旧，却通向创意工作室。古村不再是凝固的标本，而是活着的家园。

这里，山水未改其静，人间已换新颜。古村的复兴证明：乡村振兴并非推倒重来，而是在守护与创新中，让土地重获呼吸，让乡愁找到归处。